

古早路

楊桂英



△豆干店老板陳萬來點傳師全家福。

古：口上十字架。早：趕緊，速速之意。

求得明師一指，識透自性的回鄉路，趕緊行功了愿，作好隨時的準備。

古早的修道環境

單純的環境、純樸的民風

後學生長在台北縣的一個小鄉村「菁桐」，產煤為當地人的經濟來源，村中有一家不算小的礦場附設福利社，還有幾家小商店。村內唯一的豆干

店，也是當時的第一間中堂，老闆夫婦邊做生意邊渡人，豆干店離後學生徒步約五分鐘。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十五日，後學生的表姑「張蕙」（已歸空），從台北返鄉要渡這些親戚（在此之前村中就傳說：有人到豆干店去拜拜，被人用香在臉上比一比，回到家就不敢再吃肉了），家母因為好奇，帶領我們五姊弟跟二伯母全家到豆干店去拜拜，中堂不大，放有兩排布做的拜墊，人數多的話拜墊就多放些，甚至擠在一起

，當時印象最深的不是三寶，而是他家的油豆腐，這在當時可算是最豐盛的享受。

生活既清苦 官考更駭人

當時沒有電視，只少數人

家有收音機，平常沒什麼娛樂，每戶人家幾乎都是七、八點就熄燈就寢，是真正的早睡早起身體好，就因為沒有物質聲色的誘惑，因此求道後，回中堂燒香、學禮節、認字、研究道理，就成為另外一種最好的精神享受。

當時教育不甚普遍，識字者不多，但是他們那一份虔誠的心，真讓後學佩服萬分。

以功德費來說，當時都是大家庭，婦女沒有副業可兼，先生賺的錢須如數交由長輩掌管全家開銷，當時大部份的人對家庭、父母、兄弟，都很盡責，聽家母說，家父年輕時不是領錢最多的一位，家母曾私底下要求一個月給幾塊錢零用，盡責的家父會以「女人有得吃就好，要錢做什麼」而回絕，可見當時身無分文的婦女比

比皆是。家母帶我們去求道，爲了繳功德費，聽說還賣了一條項鍊。

還有官考很重，以前有一句台語：「庄腳人怕抓不怕吃」，都是鄉下人聽到警察都很怕，怕被抓，但很好客不怕人吃；

都市人沒有鄉下人的大灶，用小火爐煮東西較不便，因此怕請客，但是不怕警察，可能是知識較高，不易被嚇唬吧。求道後，豆干店老闆娘常來成全

，初一、十五要回中堂獻供、燒香。當年二伯母三十四歲，家母二十九歲，兩人都不識字，也不知道豆干店老闆娘是如何指導她們兩位禮節。可能是年齡記憶佳，最重要還是誠心及專心，每次後學如早一點起床就能看見家母在灶前演練獻供禮，以水瓢當果盤在灶前「行腳步」，除了禮節還要研究

道理，剛開始在豆干店中堂上課，不久又增設了林厝一家佛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回請林德陽前人至林厝中堂開班，畢班時林前人剛離開（欲至車站搭火車），警察趕至林厝調查，當時因爲經過二二八事件的動盪不安，政府怕民間有不法的聚會，如二至三人聊天可以，超過人數就要列入調查對象，雖然我們沒有不法行爲，只要被發現不是本地人，又這麼晚來這做啥？有時候真的有理說不清，由於鄉下人很純樸，真的很怕碰到警察。

警察走後，道親們憂喜參半，喜的是林前人不在開班現場，憂的是前人的安危，那次聽說查得很徹底，學校、車站，乘火車的人不准先上車，先集中在候車室，看有沒有陌生人，等每一節車廂都搜遍了再放行，王勉老點傳師（是當時

的壇主），非常擔心前人的安危，又沒電話可連絡，後來只有專程託人問安，始知道在搜車廂的當時，前人就坐在火車上，不知道為何沒被發現，真是感恩慈悲，上天庇佑，前人無事。

古早的路

鄭點傳師玉桂是後學的二

伯母，自求道後就開始全家清口茹素，二伯母很有藝術細胞，也很有才華，她未學過裁縫卻會自己做旗袍，以前有人歸空，剛吃素不知用什麼排漢席桌，她即自創以蒟蒻模仿魚、小鳥、龍蝦、烏龜……，後學捏了半天，成個四不像，只要經由她的手再調整，就能栩栩如生，後學常說：二伯母是生



△鄭玉柱點傳師（前排左三）與道親們
於佛光廟前留影。

「吧！」

二伯母也常邀家母到更庄腳的地方拜訪道親，一趟來回要走四、五個鐘頭，捨不得唯一的鞋子磨損，都是脫下來提

不逢時，欠栽培，二伯母在家族中較具影響力，做事積極又有魄力，她看到當時研究班人數的設限，就排除萬難也設立佛堂，一方面全家早晚能禮拜、懺悔，更能分散開班人數，將自己所了解道的尊貴於開班時介紹給道親，遇有不了解的再請示王老點傳師，真能現買現賣。二伯母很積極的學認字，常拿著賢良詞等後學放學就找後學問字，實際上是為了成全後學，由於她非常愛惜字紙，不忍見到字紙被人踐踏，都是隨時拾起，不知什麼原因，未上過學堂，如今一些經典、書籍大致上都能看得懂，也許是所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吧！

在手上，憑著上天賦予的天然鞋，不但不磨損，愈穿還愈耐穿，快到對方家時再穿回唯一的鞋子，回程天色漸暗，再聽說那邊不乾淨，沿路竹林、樹林被風吹得沙沙聲響，烏鵲又在頭上叫，真讓人毛骨悚然，兩人邊走邊背誦心經，因此二伯母與家母的心經特別熟。如到宜蘭或是遠一點的道親家，碰到近午餐或晚餐，都不敢去叨擾，先在附近買個饅頭充飢，連杯飲料也捨不得配，待超過用膳時間再前往拜訪。

逢年過節，小鄉村沒有素料可買，二伯母必須到瑞芳、

台北後車站為村中的道親買素料，起先不識字，如買豆包就劃「□」，麵筋圓的劃「○」，麵腸劃「○」，竹仔枝劃筷子型，一次要買幾十斤，甚至近百斤，雙手又背又提，下車還要走好長的一段路才到家，

分到後來數量不夠，自家就少些，錢偶而算錯就自己賠，無怨無悔的付出，當時真想不透二伯母何苦來哉。

領受天命

由於二伯母夙夜匪懈，渡人無數，終於民國五十六年領受點傳師的神聖天職，為了渡更多人，取得先生同意，一星期二至三天到台北辦道並作成全，晚上就住在表姑家，這位鄭點傳師非常慈悲，爲了長遠之計，約民國六十五年在中和買了房子，以便對道務、道親付出更多的時間與關懷。

記得有一位乾道學長，於

七十二年十一月中旬因車禍開刀數次，在危急的那段時間，點傳師不眠不休慈母般的照顧班，到目前已在忠恕學院上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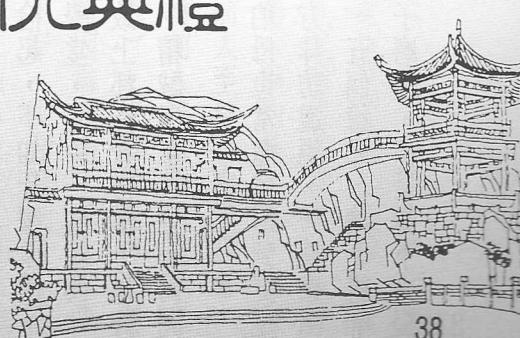
二伯母真是身負「重」任啊！

先天靈塔開光典禮

85年8月1日

星期日上午10點

張老前人主持



中級部，更在地方班擔任重要的幹部。

結論

想起點傳師開荒辦道的點滴滴滴，碰到魔考、官考、阻力，那種擇善固執、堅忍不拔的意志、至死不渝的精神，當時真的無法理解，為什麼要修得這麼辛苦？好多疑問在腦海中圍繞：一、正派的信仰，警察會取締嗎？為什麼要拜得如此心驚膽跳，不要拜不就沒事了嗎？二、為什麼要信這種跟以往拜法不一樣的道呢？三、常聽說：「劫數快要到了」，劫數要到，他們怎麼會知道，又沒看到所謂的劫數，是否會受騙？這些等等……常在點傳師成全時，雖不敢反駁卻是藏在內心的疑問及抗議。

經過三、四十年，時間能

證明一切，不但政府解禁，還大力推薦一貫道，鼓勵道親多渡人。投身邊道場者與只為自家打拚者相較之下，投入道場者生活環境未必輸給只為自己打拚的人，至少修道家庭的下一代比較不用父母操心煩惱。現在才能體會，當初前輩、點傳師們大無畏的承擔一切，這乃

具足大善根、大智慧者，方能洞悉有、無之間根本的重要，像松柏經霜歷久彌堅的精神，永遠是後學心目中的典範，也

時刻勉勵自己，追隨點傳師走在古早的路上一步一腳印，把握了願的機會，已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作好隨時的準備。

第93期主題
七月十五日截止
清 真 博 愛 預 告



八月十五日截止

歡迎投稿！